



07553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三十四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入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天之自然謂之天道。天以生為道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也則謂之命。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

性理群書卷四

性理道篇

乙

器言而非道也。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冲漢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

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水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卒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為之。不知迺所當為。強私之也。問道無真假。曰。既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尚何有哉。必曰。是者為真。非者為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

性理書卷第四

注理道篇

二

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人知道為自然。而未識自然之為體。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漆礪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

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靜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而與用，斯為道矣。○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

性理辭書卷中四

性理道而

三

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違違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慝，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

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縹布之為美。而必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聖

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

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道之常存。初

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

雖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

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

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

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

本。人倫天理之至。○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

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

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

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

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

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

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問昔有問伊

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

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

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

然之理。此便是道。○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

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

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道之  
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  
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是統名。理是  
細目。○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  
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  
矣。知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  
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  
字裏面許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程子  
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

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  
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  
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  
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  
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  
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  
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  
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  
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又問。未  
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  
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

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問冲漢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問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答呂子約曰。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特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固彼之說發吾之意。而冲漢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冲漢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百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漢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漢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驟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為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

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在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道須是合理與氣着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無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是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為道亦不得。須知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

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箇道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德地。堯所以備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備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箇道理。車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

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道體用雖極精微。聖人之言則甚明白。○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熟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

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  
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  
體指之運動捉撥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  
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  
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  
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  
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陽是體陰

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是這箇道理用是  
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着耳  
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底便是體人做處便是用

譬如此窮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  
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錄則體也將去秤量物  
事則用也○問去歲聞先生曰只是一箇道理其分不  
同所謂分者莫只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

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文之信之類是也曰其體已  
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集覽

薛持國按宋鑑薛維字持國靈壽人德之子以父蔭入  
仕父沒開門不仕富弼辟為河東幕府史館修撰多所  
建明元祐初除門下侍郎既而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  
中坐元祐黨謫均州安置呂子約按宋鑑呂祖謙字子  
約婺州人夷簡六世孫以大府丞通判台州右正言李  
琳論罷右相趙汝愚祖謙上書訴汝愚之忠尋有旨送  
韶州安置祖謙在謫所  
讀書窮理實徹以自給

樂菴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已而以

修身為本。自脩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皆是道也。○或問如何是道。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若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並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當其可。即是道。蓋事物出之閒。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為中也。

生理群書卷廿四

性理道篇

十

○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閒。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東萊呂氏曰。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勉齋黃氏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抵而周流其閒。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怒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

者措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  
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  
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  
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  
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  
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彜不可已也。三才之  
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  
不可限量所以網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  
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  
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百十年致治之盛常如  
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詩書載籍之傳其詳可睹

也春秋戰國以來異論滋熾其術愈工其說愈巧其效  
愈邈彼豈不知聖帝明王豐功偉績之可慕哉陷人欲  
之私而昧天理之正帝王體統卒以泯沒而民生不見  
隆古之盛千有餘年於此矣可勝歎哉循乎道者如此  
矣乎道者如彼然則有志於世者其轍迹可考也然道  
之在天下與三才並立萬化並行雖顯晦不同未嘗亡  
也神而明之其惟人乎。或問其在匡山時聞饒師魯  
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  
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是  
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其  
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

質於胡文伯量胡文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為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柄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為粗義理為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意微言之

絕而大義之垂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在匡山時

匡山在吉安府泰和縣東八十里昔人羅洞晦情修不仕嘗居此讀書後唐徵拜以官因疾辭歸從遊同衆乃築室山下名曰匡山書院宋儒嘗講學於此

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當初命此字是從路上起意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之理衆人所共由底方謂之道大槩是就日用人事上說方見得人所通行底意親切若就此推原來歷不是就人事上刻然有箇道理如此其根原皆是從天來故橫渠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便是推原來歷天即理也古聖賢說天多是就理上論理無形狀以其自然而致故謂之天

若就天之形跡論也只是箇積氣茫茫蒼蒼茫茫實有何形質但橫渠此天字是說理理不成死定在這裏一元之氣流出來生人生物便有箇路脉恁地便是人物所通行之道此就造化推原其所從始如此至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只是就人物已受得來處說隨其所受之性便自然有箇當行之路不特人安排着其實道之得名須就人所通行處說只是日用人事所當然之理古今所共由底路所以名之曰道。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有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可見底則謂之道自有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底則謂之器其實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

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道無形狀可見所以明道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須着如此說方截得上下分明。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爲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

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爲飛在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箇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實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

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凡字義須是隨本文看得透方可如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迩等類。又是就入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入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儒中竊禪學者又直指陰陽為道便是指氣為理了。○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練當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箇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聰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如尸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箇當然恰好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道之大原自是出於天自未

有天地之先固是先有此理然既有理便有氣總有氣沉理便在乎氣之中而不離乎氣氣無所不在則理無所不通其盛著見於造化發育而其實流行乎日用人事千條萬緒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與之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欲求道者須是就人事中盡得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道非是外事物有箇虛空底其實道不離乎物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

父子有親。親底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得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即夫婦而夫婦在所別。即長幼而長幼在所序。即朋友而朋友在所信。亦非外夫婦長幼朋友而有所謂別序與信。

或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何以言形。潛室陳氏曰。一物必有一理。道即器中之理。器既有形。道即因而顯。分開不得。先聖欲開悟後學。不奈何指開示人。所以俱言形者。見本是一物。若除了此字。止言上者謂之道。下者謂之器。却成二片矣。○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箇一歇。走離得才離得。則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才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為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性理辭書卷第四

性理道篇

五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

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皆

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

者。乾坤乃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乾

健也。坤順也。即天地之理。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

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

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

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一如椅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即器以求之。則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即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陷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天下當然之理。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瀆是賢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一。而入不能會為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殊。宜其難一也。○隨時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

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或問太虛曰亦無大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以欠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忍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天理自然之理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天地

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質必有文自然之理也理必有對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必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所謂天理也者能說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

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各異其用然莫非理之流行也。○問萬理粲然還同不同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何也曰謂之一理亦可謂之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為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理只是一箇理理舉著全無欠缺且如言著仁則都在仁上言

性理群書卷四

性理道篇

十五

著誠則都在誠上言著忠恕則都在忠恕上言著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為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

理是有條理有文路子文路子當從那裏去自家也從那裏去文路子不從那裏去自家也不從那裏去須尋

文路子在何處只揆著理了行。○只是這箇理分做四

段又分做八段又細碎分將去四段者意其為仁義禮智○理如一

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箴曰一

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

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

理。○理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者。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然而舉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視。便有明之理。耳之聽。便有聰之理。貌之勤。便有

性理書卷第四

性理道篇

元

恭之理。言之發。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肯察。則理

不難知也。○問社即理如何。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

理。曰。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他本來都有道

理。因指案上花瓶。便有花瓶道理。書燈。便有書燈道理。

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

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順他。理始得。若把金

來削作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天理既渾

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

仁義禮智四者。各下一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渾雜。以其

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

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

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為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為是事。外不能為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為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為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為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

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為父當慈。為子當孝之類是也。一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為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為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非有一毫人為預守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並非天理之自然。

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直言其理自然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入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者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

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煩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

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德

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

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

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

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

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

方所亦對得過一云四物皆資上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

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

事都尖斜了淺箇是處一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性理群書卷四性理道篇二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

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

此邪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

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

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

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棊盤路兩兩相對未稍

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

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

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

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

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嗔則為溫吸則為寒耳○

李通云理有流行有對待先有流行後有對待曰難說  
先有後有李通舉太極說以為道理皆然且執其說對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  
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末嘗異

勉齋黃氏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  
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  
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  
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  
心性之類皆可見矣

或問伊川有云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在義為理何如

潛室陳氏曰理對義言則理為體而義為用理對道言

性理群書卷第四

性理道篇

三

則道為體而理為用○又問遺書云天地生物各無不  
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既曰無  
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  
他底

北溪陳氏曰理與義對說則理是體義是用理是在物當

然之則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  
為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類若不是實理

如此則便有特廢了惟是實理如此所以萬古常然雖  
更亂離變故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理與性字對說

理乃是在物之理性乃是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  
人物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此理已具得為我所

者○道與理二字只是一件物然道為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理無形物如何見得只是事物上一箇當然之則便是理則是準則法則有箇確定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當合做處便是當然無過些亦無不及些如為君止於仁仁便是為君當然之則為臣止於敬便是為臣當然之則為父止於慈為子止於孝慈便是父子當然之則又如足容重重便是足容當然之則手容禁便是手容當然之則如尸便是坐中當然之則如齋便是立中當然之則古人格物窮理要就事物上窮箇當然之則亦不過只是窮到那合做恰好處而已

性理書卷四

性理道篇

苗

或問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何如

魯齋許氏曰便是一以

貫之又問理出於天天出於理曰天即理也有則一特  
有本無先後○有是理而後有是物譬如木生知其誠  
有是理而後成木之一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如成事實  
相似如水之流滯出東西南北皆可體立而用行積實  
於中發見於外則為惻隱為羞惡為無而外自不應凡  
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後有是形無理則無形孟子所謂  
非人者無此理何異於禽獸哉○事物必有理未有無  
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

守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遂便知造  
事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  
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  
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  
下者事為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集覽觀轉遂知造化  
者觀轉遂專古今韻會古  
以為車

臨川吳氏曰理之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  
竭是之謂有原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  
闕絕將混混乎其常活而常清矣○夫凡物必有所以  
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  
義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  
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至密  
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  
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須得。○一德立而百善

從之。○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

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德性者言性之

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有

德者得天地而用之。既有諸已。所以莫非中理。○心是

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人心莫不有

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龜山楊氏曰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

上蔡謝氏曰德可以易言耶○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性理群書卷廿四

性理道篇

其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

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具於德

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

了方可守如此說時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

道理然須長長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

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

箇孝悌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

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

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

見諸事耳○存之於中謂理得之於心謂德發見於行

事為百行。○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問韓子道與德為虛位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也。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義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

做道

集覽

吳必大按宋盤足必大興國人以父任誦官為吉小丞屬權臣指朱文為偽學遂致世

必大早事張氏呂祖謙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為儒林所重有所記師誨傳世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為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者之

謂。道體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為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今人不識德字。性性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已之謂德。見諸行事之謂行。既實有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然後吾之行全進。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

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

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

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有所謂達德者。是古今天下人心之所同得。故以達言。有所謂懿德者。是得天理之粹美。故以懿言之。又有所謂德性者。亦只是在我所得於天之正理。故謂之德性。○道是天地間本然之道。不是因人做工夫處論。德是就人做工夫處論。德是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者。故謂之德。何謂行是道。而實有得於吾心。如實能事親。便是此心實得這孝。實能事兄。便是此心實得這悌。大槩德之一字。是就人做工夫已到處論。乃是做工夫實有得於己了。不是就方做工夫時說。○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為我所有的。○所謂天德者。自天而言。則此理公共在天。得之為天德。其道流行賦予為物之所得。亦謂之天德。若就人論。則人得天之理以生。亦謂之天德。其所為純得天理之真。無人為之雜。亦謂之天德。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即所謂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

中庸謂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柔足以有容也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為能兼五者  
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臯陶謨有六德三德  
之分小大不同而皆適於用

**集覽**

六德三德被書注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

有其三有其六也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三十四

畢

性理道篇

堯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自古不曾有人解仁字之義須是道與他分別出五常若只是兼體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問仁曰此在諸公

性理群書卷五

性理論仁

乙

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竅可體仁○觀鷄雛此可觀仁○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人之

一肢病不知痛癢謂之不仁。人之不仁亦猶是也。蓋不知仁道之在己也。知仁道之在己而由之乃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謂之仁。仁則一。不仁則二。○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去不仁則仁存。○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易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

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源。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揚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李以祖問何以知仁。曰孟予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又又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入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

性理書卷五

性理論仁

三

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

愛人仁之事耳。惇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況恩父之云。恩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

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  
川伊川云學之太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又之無入  
處一日再問愛人是仁否伊川云愛人乃仁之端非仁  
也謝收去焯因曰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  
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荅朱元瞻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

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  
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荅之之語皆其切  
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  
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  
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其若合而言之入與仁之

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  
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  
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  
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入之所  
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羊之性則  
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  
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  
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  
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  
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須體

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

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昏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孰思之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

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

性理書卷五

性理論仁

六

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快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悞哉或曰程子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

龍山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乎曰然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

陳淵問揚

仁之名者矣

上蔡謝氏曰心有所覺謂之仁仁則心與事為一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取名於生

也。生則有所覺矣。四體之偏痺謂之不仁。取名於不知覺也。不知覺則死矣。事有感而隨之以喜怒哀樂應之以酬酢萬變者非知覺不能也。身與事接而心漠然不省者與四體不仁無異也。然則不仁者雖生無以異於死。雖有心亦鄰於無心。雖有凹體亦非為吾用也。故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此善學者所以汲汲於求仁也。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

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

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

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

所謂學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

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

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

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

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

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

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陳淵按宋鑑陳湖以縣

入權之姪自以穎悟於

書無所不讀從揚時學時稱其淵識聖賢旨趣且妻以

子尚宗朝為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其行已立朝忠言讜

論為時所重有

默堂集三十卷

性理言卷十五

性理論仁

六

仁說圖

利貞

地之心

仁者天地注

元亨

便是天

之所得

心

之前是以無所不統

感育渾全

仁則包乎四者

生

理

體也

西德具焉而惟

所謂之性

之愛

之行

之

情

發

用

慎隱則貴乎四端

情

發

用

之際是以言流貫徹

無所不通

專言則未發

是體也

發

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

猶言

蓋公則

愛

孝弟

其用

知覺

乃

事

性理群書卷五

性理論仁

八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

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

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

死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仁也者天地所以生

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

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

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

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問四德之

元猶五常之仁備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先識

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其

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  
箇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  
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  
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  
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  
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者所謂心譬如穀種  
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問仁者  
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  
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  
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

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  
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  
之本柄○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  
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  
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  
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  
仁之用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理便是性緣裏  
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  
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問渾然無私  
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  
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又問一性稟

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說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省文字意味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

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于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

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一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暘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問伊川去萬物之主處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遂固好看及籜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與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

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軟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便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意底意思

見得盡頭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這箇是說那無所

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

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

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歛底意思。○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湏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仁。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

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只見得他。用處不見

他體了。問生之理。便是體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

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

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

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

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蓋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

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問仁包四德。如

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

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

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問周子牒前草不除去。

即是謂主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

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着生物氣象。○問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董蜚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楊道夫曰。先

生嘗謂務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着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

而言耳。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問聖賢言仁。有專指體而言者。有

包體用而言者。曰。仁對義體智言之。則為體。專言之。則

兼體用。○孔子說仁。多說體。孟子說仁。多說用。如克己

復禮。惻隱之心之類。○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

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

用。○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

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

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

之而已。○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緣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故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緣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緣克去已私。故底便是仁。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恣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擴然太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繫利害。願子所授於夫子。只是克已復禮。為仁。○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已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着。便見得仁也。○公所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

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掩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庸

性理學言卷十五

人性理論仁

十六

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虚空說着理而不見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絕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之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

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奏合不著，都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底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

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又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為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又曰：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

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  
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不移易者。昔有言盡已  
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  
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上蔡  
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  
須是知覺那裏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  
得這箇方是仁。喚著便應扶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  
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  
著不應扶著。不痛這固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扶著。  
痛以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  
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那

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或問謝上蔡以

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  
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

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邪。賢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

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

可。○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

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

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

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

情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

焉。遂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

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彻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答張敬夫書曰。胡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邪。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

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又答曰。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甚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

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却有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有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

蓋義之有羞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

非獨仁為然也。

南軒張氏與朱子書曰。仁之為說。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

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彼入體夫所以愛者言仁。然愛字只是明得其用。必曰仁者愛之理。更顯切也。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用。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又

答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

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

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

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

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

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

靜本末血脉流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

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熹之說則此發為情情根於性未

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名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

直指仁體也

細觀朱翁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

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清為性之

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

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固如虛空木石雖其

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

兩句中初末嘗有一字說着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

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

性理書卷十五 性理論仁 廿一

以人體之故為仁細有此語亦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

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

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

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

南軒書云仁說如天地以生物為心之語平者雖不妨然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為仁之心以完

全仁道雖名惟公近之然不可便以公為仁又曰公而

以人體之故為仁此意指仁之體極為深切愛只是情

蓋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焉則其愛無不溥矣如此者

乃可由漢以來言仁者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

蓋未嘗不以愛為言也

發而為愛否曰解否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

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

為愛之理曰。其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兀得未直。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二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是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周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問。敦厚虛靜者仁之本。曰。敦厚虛靜是為仁之本。又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

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喚做道體。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程子云。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

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拜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二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問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爭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

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

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

竟。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

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欠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

所以說仁如春。○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傳學。審成謹

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

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

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二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二程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休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皮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槁植宜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為不仁矣。

勉齋黃氏曰：仁包四者。包字須看得出。嘗記朱先生云：未

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

北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可以用處。只為愛而發見之端為惻隱。又曰：仁是此心生理全處，常生生不息。故其端緒方從心中萌動發出來。自是惻然有隱，由惻隱而充及到那物上，遂成愛。故仁乃是愛之根，而惻隱則根之萌芽，而愛則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觀此則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自可見得脉絡相關處矣。○孔門教人求仁為大，只專言仁。以仁包萬善。能仁則萬善

性理釋書卷五

性理論仁

五

在其中矣。至孟子乃兼仁義對言之，猶四時之陰陽也。

○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祀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又就上起樓起閣，將仁看得全粗了。故韓子遂

以博愛為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

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掉了。一向求高遠

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

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

能知覺，謂知覺為仁則不可。若轉一去看，只知覺純是

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

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

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

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克已銘又欲克去有已  
須與物合為一體方為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於我  
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已工夫。若平居獨  
處。不與物對時。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踈闊之甚。據  
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人方如何得皆在我闥  
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仁實  
何在焉。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其他門人又淺  
皆無有說得親切者。○仁有以理言者。有以心言者。有  
以事言者。以理言。則只是此心全體。天理之公。如文公  
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此是以理言者也。心之德。乃專言  
而其體也。愛之理。乃偏言。而其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

性理群書卷第五

性理論仁

莫

之公。善之本也。亦以理言者也。以心言。則知此心純是  
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間之也。如夫子稱  
回心三月不違仁。程子謂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  
便是不仁。及雍也不知其仁等類。皆是以心言者也。以  
事言。則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  
殷有三仁。及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未知焉。得仁等類  
是也。若以用工言。則只是去人欲。復天理。以全其本心  
之德而已矣。始夫子當時答群弟子問仁。雖各隨其才  
質。病痛之不同。而其旨意所歸。大槩不越乎此。[集覽]

子文

之忠。按左傳。子文。姓。關。名。穀。於。楚。為。令。尹。乃。是。上。卿。執  
政。者。也。事。見。宣。四。文。父。子。之。節。按。左。傳。文。子。姓。陳。名。須。  
無。為。齊。大。夫。事。北。襄。二。十。五。年。

問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若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齊室陳氏曰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既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曰善言性者必有驗於情。故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為仁。則是借情為性。語死不圓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為絕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

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

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合知覺在中。可更思

求。○問仁者偏言之。只一事。兼言之。則包四端。四端皆

心之德。頭面迥異。仁既是愛之理。則義禮智亦當謂之

理。四者皆當用工。夫然。孔門大率多去仁上着力。何邪。

曰所謂愛之理是偏言之。將四端分作四去看。截然界

限。不可相侵。心之德是兼言之。將四端只作仁字看。仁

為善之長。猶家之嫡長子。包貫得諸子。故獨以理言。以

心德言。須見移在諸位上。用不同。方是請理。○問晦翁

說仁為愛之理。心之德如何。曰愛是情。理是性。心統情

性者也。單說愛字與心字。猶是就情上着。必曰愛之理。

心之德方和性在裏面是愛之所以為愛而心之所以為心者也是之謂仁前輩謂心為穀種能生處即是他所以為穀種處被桃杏之核皆曰仁孔門不曾正說仁之體段只說求仁為仁之方孟子方說休惕測隱處以狀仁之體段又說仁人之心頂認得仁為人心方見仁著落所以不仁之人全無人心既無人心間他恁麼羞惡恭敬是非仁包四端即此可見心如穀種所以生處是性生許多枝葉處便是情心亦是有形影底物事情亦是有形影底物事獨性無形影○問程子云把捉不定皆是不仁者曰仁人心也心走你不在腔子裏則人形雖具而所以為形者死矣故謂之不仁

性理群書卷五

性理論仁

廿八

西山真氏曰

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

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

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

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

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殊

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惻隱者此心惻然有隱即所謂愛也然只是

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

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

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

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體言之

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仁者愛之體也。愛者仁之用也。愛者如見赤子入井而惻然欲有以救之。以至矜憐閔惜。慈祥恩惠。愛之謂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如元亨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為四德之長。天之元即人之仁也。元為天之全德。故仁亦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

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過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

同欲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填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慷慨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箇心發生。皆從此出。緣是稟受之物。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固其心無不能發生者。一物有一心。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挑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絕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全具天地之理。故其

為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絕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然一為利祿所汨。則私意橫生。遂流而為殘忍。為刻薄。則生意消亡。須如鐵石。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為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伎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心本無不仁。只因有私欲。便有違仁之時。能克去私欲。則心常仁矣。心者。指知覺而言也。仁者。指心所具之理而言也。蓋圓

外竅中者是心之體謂形質也此虛靈知覺者是心之

靈靈則謂神明不測仁義禮智信是心之理理即性也知覺

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害識義理者皆是也此所謂若人心

仁義禮智信則純是義理此所謂道心人能克去私欲則所

知覺者皆義理不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

之私而已純是理即是不違仁雜以私欲便是違仁○

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

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

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

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

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

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本同一體一緣私意

一生天理泯絕便以人已為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

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為外物手足

民物之比也風邪私意之比也人無私意之害則民物

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為之休惕無

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痺痲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

心亦為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廢痺不仁之意

魯齋許氏曰仁為四德之長元者善之長前人訓元為廣

大直是有理心胸不廣大安能愛敬安能教思容保民

無疆○仁與元俱包四德而俱列並稱所謂合之不渾

離之不散仁者性之至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

之用也。公者人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為天也。元而已。人之為人。也。仁而已。四序一元也。五常一人也。人之有仁如水之有本。木有本。榦枝所由生也。人有仁。萬善所由出也。人而賊其仁。猶木賊其本也。木無本則其枝瘁而榦枯。人不仁則其心死而身雖生也。奚取。○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

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夫人全德固未易全。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者。得三百三千之一。亦可謂仁。則亦可以得壽矣。予嘗執此觀天下之人。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猛厲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夫東南西北地之四方也。而東為先。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而元為長。地之東天之元。時之春人之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何。人之心也。苟能體此

則有我之私，懺芥不留，及物之春洞徹，無間真足為人  
之長矣。不然，失其本心，沒於下流，而不能自拔也。又案  
長之云。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三十五

畢

性理論仁

世三

俱亦海多錄  
之身矣。不於其本心，外乎的而不自覺也。又案

性理八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睥然達於外

性理群書卷三十六

性理仁義篇

乙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却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又問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知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法裂○問仁義體用

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正其所。○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尋常人施恩惠。底心便發得易。當刑殺時。此心便疑。可見仁屬陽。屬剛。義屬陰。屬柔。黃直卿云。只將舒斂二字看。便見喜則舒。怒則斂。○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

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

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

也。○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

合於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

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

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

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

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

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

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

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

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克己復禮為仁。善善惡惡為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那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愛吾親而人之親。亦所當愛。敬吾長而人之長。亦所當敬。今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二本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也。易所謂稱物平施。稱物之輕重。而吾施無不平焉。此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

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闕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為是而推之。無徃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為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為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常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為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為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存之於虛靜純一之中。推之於動作。應酬之際。則仁義之道在我矣。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兼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己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蓋矣。果能從兄

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  
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  
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  
不愧俯不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北溪陳氏曰仁義起發是惻隱羞惡及到那人物上方見  
得愛與宜故曰愛之理宜之理

###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慈愛底  
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  
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  
者仁包禮義包智。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

性理群書卷六 性理總論 五

見會通是禮收一作深藏不測是智。仁與義是柔軟底

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夏冬

相似仁義一作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智是陰底一截。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

義智屬陰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

長仁也秋欽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

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便是肅殺

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

其智愈大其臟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

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以義為柔蓋仁是

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表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問仁是天地之生氣。義禮智又於其中分別。然其初只是生氣。故為全體。曰。然問庸故之氣。亦只是生氣。曰。不是二物。只是斂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氣。○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讓。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亦如木是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

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着。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佈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又曰：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

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溫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論語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門人必嘗理會得此一箇道理。今但問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隨其人而告之。趙致道云：李先生云：仁是天理之體統。曰是。○仁有兩般：有作為底，有自然底。看來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為。如說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義，是他自會如此，不待欲也。父子自會親，君臣自會義，既自會恁地，便活潑潑地，便是仁。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最親切。人心自是會如此，不是內交要譽方如此。大凡人心，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

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如東對著西。便有南北相對。仁對著義。便有禮智相對。以一歲言之。便有寒暑以氣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陰陽之間。儘有次第。大寒後不成便熱。須是且做箇春溫。漸次到熱。田地大熱後不成便寒。須是且做箇秋涼。漸次到寒。田地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

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

如何。曰。天只是一允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

也只是這底。到和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

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箇便是一箇。渾淪者

只是一箇。問先生以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

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只分到五行住。若要

細分。則如易撮分。○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

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

是一箇道理。分為兩箇。兩箇分為四箇。一箇是仁。一箇

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云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使以公為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公曰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與要識仁。須是蕪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謙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著。隨即曰不可使以公為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

性理書卷六

性理參論

九

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豈可分也。問仁得之最先。蓋言仁具義禮智曰先。有是生理三者由此推之。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義禮智都是仁。對言則仁與義禮智一般。仁與智包得義與智包不得。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自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民則是中間接續處。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禮是陽。故曰身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

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身者  
也利貞者性情也○或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  
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  
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  
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仁義禮智才去尋討他  
時便動了便不是本來底又曰心之所以會做許多蓋  
身得許多道理又曰何以見得有此四者因其惻隱知  
其有仁因其羞惡知其有義又曰伊川穀種之說最好  
又曰冬飲湯是宜飲湯夏飲水是宜飲水冬飲水夏飲  
湯便不宜○童叟卿問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惟為

私意所汨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則全體大用無

時不流行矣曰此是衆人公共說底畢竟要處不知

如何今要見仁字意思須將仁義禮智四者共看便見

仁字分明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

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

生意故其發而為惻隱為羞惡為辭遜為是非曰且只

得就惻隱字上看楊道夫問先生嘗說仁字就初處看

只是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蓋有不期然而

然便是初處否曰恁地靠著也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

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

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

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若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直卿問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箇木。便亦自生下面四箇。不得曰。若無木。便無火。無火。便無土。無土。便無金。無金。便無水。又曰。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却只與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

半全然收斂。無此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當求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上。是仁之義。一界子上。是仁之禮。一界子上。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撐在裏面。唯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問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也。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為易見。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

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為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辯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人之為人孰不具是性若無是四端則亦非人之道矣然分而論之其別有四猶四體然其位各置不容相奪而其體用互為須合而言之則仁蓋可兼

包也故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財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其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入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人有之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其良心者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一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蠹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應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

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折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之。先生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

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此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枯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

南軒張氏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著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生。色於外。充感著見。自不可揜。故其昧然之和。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

性理詳書卷廿六

性理總論

十四

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

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

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

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

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

為不仁。甚至於為伎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

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

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

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

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

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雖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

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文，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之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道固莫大於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向之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固不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則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

性理詳書卷五十六

性理總論

十五

所以流行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性亦不外乎仁義也。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具有仁義禮智之性，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慾所汨，則則隱者變而為殘忍，羞惡者變而為鄙賤，恭敬者變而為傲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於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

三百出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眾義所會聚也義在天為利於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為貞於時為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主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為四端則所謂

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為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覺發動之物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問何謂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裁斷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萬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仁義禮智四者判作兩邊只是仁義兩箇如春是秋冬四時分來只是陰陽兩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爻之通暢只是春之發生盛大處冬之斂藏只是秋之剛殺歸根

處

潛室陳氏曰性是大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孟子之言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

性理釋書卷廿六

性理總論

七

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節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綜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則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

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如萬物之象也。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人之為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二而已。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已。人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

惟無心也。是以於稷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側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充矣。當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倦倦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耿耿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生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于保養扶持去其所以

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  
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差惡可以正萬民堯舜  
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群書集覽卷之三十六

畢

十九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仁則固，一所以為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怒者，入仁之門，而怒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用信。苦以東為西，以南為北，則有不可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在天只是陰陽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

德。○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

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又是義，禮智皆

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仁只是一箇

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劔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

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折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問蒙喻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

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或問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知者

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為妙也。○答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側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

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

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

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微此。

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

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

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為人之理。

矣。○程珙問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

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嘗曰。

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

仁。何者為義。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凡天之生

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着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辯。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是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

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湏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

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入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

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曰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為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為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為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為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為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為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為是爾此其所以為至德要道也歟

北溪陳氏曰仁者心之全德兼統四者義禮智信無仁不

得。蓋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慶事之際。必不解裁制而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頽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既無是四者。又烏有所謂實理。就事物言。父子有親便是仁。君臣有義便是義。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朋友有信便是信。此是堅觀底意。若橫而觀之。以仁言。則所謂親義別序信。皆莫非此心天理流行。又是仁。以義言。則只那合當親合當義。合當別合當序。合當信底。皆各當乎理之宜。又是義。以禮言。則所以行乎親義別序信中之節文。又是禮。以智言。則所以知是五者當然而不

昧。又是智。以信言。則所以實是五者誠然而不妄。又是信。若又錯而言之。親親仁也。所以愛親之誠。則仁之仁也。所以諒乎親。則仁之義也。所以溫清定省之節文。則仁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愛。則仁之智也。所以為事親之實。則仁之信也。從兄義也。所以愛兄之誠。則義之仁也。所以當敬在兄。則義之義也。所以徐行後長之節文。則義之禮也。自良知無不知是敬。則義之智也。所以為從兄之實。則義之信也。敬賓禮也。所以懇側於中。則禮之仁也。所以接待之宜。則禮之義也。所以周旋之節文。則禮之禮也。所以酬酢而不亂。則禮之智也。所以為敬賓之實。則禮之信也。祭物智也。是是非非之懇側。則

智之仁也。是非非之得宜。則智之義也。是非非之中節。則智之禮也。是非非之一定。則智之智也。所以為是非之實。則智之信也。復言信也。由乎天理之公。則信之仁也。發而皆天理之宜。則信之義也。出而中節。則信之禮也。所以有條而不紊。則信之智也。所以為是言之實。則信之信也。○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就造化上推原來。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禮。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

處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屬夏。金屬秋。水屬冬。土無專氣。只分寄旺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禮智無信。便都無實了。只仁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信却易曉。仁義禮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着。得脈絡都不亂。○四者端緒。日用間常常發見。只是人省理不明。故茫然不知得。且如一事到面前。便自有箇是有箇非。須是知得。此便是智。若是也。不知非也。不知便是心中頑愚。無知覺了。既知得是非。已明。便須判斷。只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有可。否。從。違。便是義。若要做出。又不能割捨得。彼只管半間不界。便是心中頑鈍。而無義。既斷定了。只如此做。便看此事如何。是大過如何。

是  
不及做得正中恰好有箇節文無過無不及此便是  
禮做事既得中便無此子私意夾雜其間便都是天  
理流行此便是仁事做成了從頭至尾皆此心真實所  
為便是信此是從下說上去若從上說下來且如與箇  
賓客相接初聞纒聞之便自有箇懇惻之心但然動於  
中是仁此心既怛然動於中便肅然起敬去接見他是  
禮既接見畢便須合作如何待輕重厚薄處之合宜便  
是義或輕或重或厚或薄明白一定是智從首至末皆  
真實是信此道理循環無端若見得熟則大用小用皆  
宜橫說豎說皆通○程子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此一語說得極親切只按此為準去看更無所謂仁  
是性愛是情及仁不可訓覺與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等數語相參照體認出來則主意不差而仁可得矣義  
就心上論則是心之裁制決斷處字乃裁斷後事裁  
斷當理然後得宜凡事到前面便須有剖判是可是否  
文公謂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若可  
否都不能剖判便是此心頑鈍無義了且如有一人未  
邀我同出去便須能剖判當出不當出若要出又不要  
出於中遲疑不能決斷更何義之有此等處須是自看  
得破如韓文公以行而宜之謂義則是就外面說成  
義外去了禮者天理之節文而人事之儀則朱子以此  
兩句對言之何也蓋天理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

者也。天理在中而著見於事，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入事，其用也。儀謂容儀而形見於外者，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法則。準則是箇骨子，所以存於中者，乃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文而後儀，節而後則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所敬，油然而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其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智只是心中一箇知覺處，知得是是非非，恁地確定，是智。孟子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知識，弗去便是確定，不易之意。信在性只是四者都實底道理，及發出來，便為忠信之信。由內面有此信，故發出來，方有忠信之信。忠信只是一物，而判作二者，便是信之端緒。是就外面應接事物發原處說。

性理書卷七

性理總論

九

魯齋許氏曰：五常性也。天命之性，性分中之所固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所行之道也。率性之道，職分之所當為。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遂云然。○動以天

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  
道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閑邪則誠  
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不誠則有累誠  
則無累。○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

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為言實而已矣。霍覽 李

直放朱鑑李清臣字邦直魏人少孤事母盡孝七歲知  
讀書日數千言嘗經曰輒誦登皇祐進士歐陽脩壯其  
文以比蘇武歷官尚書少丞門下侍郎徽宗嘗欲息朋  
黨清臣與執政者協輔上意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  
所著有淇水集徐冲車按宋鑑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  
歲父歿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然身不用石器母亡廬墓  
三年晝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終甘露降木成理積初  
從胡瑗學德衣惡食亦以為耻應舉入都載母以從此  
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為壽邦之後廷  
臣薦其孝黨為楚州教授卒謚節孝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

性理群書卷七 性理總論 十

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虛中求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

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

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

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

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問無妄之謂

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

四方八面都夫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無妄是

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

說。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上說。未是。○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上是下不是。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故信未可喚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

水。火只是火。仁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誠者實之有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方見得。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利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其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  
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  
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推已而言。正指盡心  
之義。○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  
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  
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  
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從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  
其將何所措。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顧。雜然心目之間。又  
將何所擇而可乎。○問誠敬二字如何看。輔廣云。先敬  
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  
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  
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

性理群書卷廿七

性理總論

十一

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  
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  
然不縱放。不欺誑矣。○誠是不欺。妄底意思。敬是不放  
肆底意思。○妄誕欺詐為不誠。怠惰放肆為不敬。此誠  
敬之別集。輔廣按宋鑑。據廣本。趙州人以父達寓居  
崇德。廣師事呂祖謙。朱文公慶元初。為學  
禁典。學者多解敬。廣獨不為。動文公深器重之。嘉定間  
仕至祠官。罷歸。隱語溪。以著書為務。有五經注釋。四書  
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  
師訓編等書。學者稱為傳胎先生。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  
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誠字也。隨人看。如說

誠自不妄語入。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此子挫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為事裏面。湏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為善。更有兩三分為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頰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弃去了。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

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謂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及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容易以加諸人。○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如此。又桃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青。白者萬古白。紅者萬古紅。紫者萬古紫。紫圓者萬古紫圓。

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脛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

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二夫處論。則又是懸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懸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鑒。即誠之

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誠字

始見於此。

蔡寬

說爾莖來等食。孟子告子篇。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盍爾而後之。

行道之人弗安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記檀弓篇齊大饑黔敖為粥於路以持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履負土然求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何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爾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伊尹告大甲披通鑑外記商賈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子既立不則厥德顛覆典刑伊尹放之桐宮三年處仁遷義伊尹奉歸于亳遂成賢君號為太宗在位三十有

年三

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為誠徇人欲則妄矣

**忠信**

程子曰盡己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盡己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性理書卷廿七

性理總論

十五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

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道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道箇道理○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

而為信又見得忠如此○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有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己為忠盡

物為信之論也○忠信只是一理自忠心發出來便是

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

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

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所謂發已。莫是奮發自揚之意否。循物無違。未曉其義。曰發已自盡。但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耳。非奮發之謂也。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矣。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言循於物。而無所違耳。

問明道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蓋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有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己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蓋包含矣。

性理群書卷七

性理總論

十六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

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守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

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從己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些子違背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信有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有就

性理書卷七 性理總論 十七

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忠信兩字。近誠字。忠信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位。誠是自然實。的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是就本然天賦真實道理上立字。忠信是就人做工夫上立字。○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着。若泥着。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誠與忠信對。則誠天道。忠信人道。忠與信對。則忠天道。信人道。○孔子云。主忠信。主與實相對。實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

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蓋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虛了。主字下得極有力。○忠信等字。骨脊得透。則無往而不通。如事君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事君。為人謀之忠。亦只是盡己之心。以為人謀耳。○忠信是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為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亦如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接物發見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性理辭書卷七

性理總論

十八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来。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不得恕。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

朱子曰。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

事猶形影要除二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  
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總是枝葉。非  
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  
忠恕猶曰中庸。不可偏舉。○人謂盡心之謂忠。盡物之  
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  
恕。盡物之謂信。○忠者。天下大功之道。恕所以行之也。  
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問忠恕  
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忠恕兩字在  
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  
上說。忠者天。天。恕者人。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  
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  
思。○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  
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  
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  
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  
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  
欲。勿施於心。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  
也。又曰。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  
管別人。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人。便為州為  
縣。亦只理會自己。有姓盡不管他。只是推不去。又問恕  
字。恁地闊。曰。所以道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又曰也。須是忠無忠把甚麼推出來。○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集覽子貢按一統志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居言語科。穎悟明敏。料事多中。好比方人物。智足。以知聖人。稱剛一貫之旨。後世對黎陽公。

南軒張氏曰。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存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

北溪陳氏曰。忠信是以忠對信而論。忠恕又是以忠對恕而論。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

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字義善心為忠。是盡己之中心。無不實。故為忠。如心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其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第。人亦欲第。必推己之所欲。孝欲第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第之心。己欲立。人亦欲立。己欲達人亦欲達。必推己之所欲。立欲達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立欲達之心。便是恕。只是己心流底去。到那物而已。然知道理甚太。在士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者大。而所及者甚。

廣苟中天下而立。則其所推者愈大。如吾欲以大下養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餓。不得以遂其孝。吾欲長吾長。勿吾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得以安其憂。吾欲享四海之富。却使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生之樂如此。便是全不推己。便是不恕。○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聖人本無私意。此心豁然大公。物來而順應。何待於推。學者未免有私意。錮於其中。視物未能無爾汝之間。須是用力推去。方能及到那物上。既推得去。則亦豁然大公矣。所以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蓋學者須是著力推己。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得矣。○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己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

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

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為害非輕集覽志宜公按宋

夫蘇州人仲德子從朝愛孫復近勤志韓業父後始出

仕尚襄城縣遷侍御史知諫院言王安石變法妨民前

後上言無所諱避安石如出河中府歷轉諸州多有

惠政哲宗時累官尚書僕射中書侍郎以傳大開上意

以忠篤華士風卒謚忠宣追

封許國公有文集五十卷

西山真氏曰忠之為義先儒以為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

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

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已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

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者也為人謀必忠

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必

利教氏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

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為

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

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既是視人如

已推已及物之謂○忠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已之心

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已之心既無

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

悌愛朋友當信事事物物各盡其所以當然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有忠而後有恕忠者

形也恕者影也如有形而後有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

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

在學者則當言恕言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

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

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嘗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去敬主於中者也恭發

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

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

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蓄

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

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

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

性理書卷十七

往理總論

廿三

如脩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問恭敬二字恭在外二夫猶淺敬在內二夫大段細

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即是

敬之發見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

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

語益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

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

敬蓋恭敬只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

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問恭與

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貌曰敬

敬事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  
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  
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坏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  
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亦做  
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  
人而言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  
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  
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  
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莊之則民不敬○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容貌端

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

性理群書卷七

性理總論

四

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  
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  
一般○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二夫細察恭氣象  
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  
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  
夫○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字却相關

